目录

SHIJIZHIGUANG

自序 :摇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 辕员

对话一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对话

何家栋摇陈摇林

一摇穿越思维“黑洞”辕圆
二摇理论大反思的缘起 辕远
三摇高潮与低潮 辕员园
四摇失败的反面未必是成功 辕员源
五摇呼唤思辨精神 辕员愿

对话二 :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的对话

李摇琮摇季正矩

一摇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 辕圆猿
二摇阶级关系及政治结构变革 辕圆愿
三摇福利国家制度危机 辕猿圆
四摇全球化与分散化 辕猿源
五摇研究范围及方法 辕猿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话三 :关于十月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对话

洪肇龙摇童建挺

一摇两次历史巨变 辕源
二摇向社会主义过渡 辕愿
三摇现代化及其危机 辕袁
四摇改革与转轨 辕愿

对话四 :关于大左翼研究的对话

殷叙彝摇张世鹏摇陈摇林摇季正矩

一摇左翼的历史轨迹 辕源
二摇大左翼的力量构成 辕愿
三摇复兴还是衰退 辕苑
四摇左翼与右翼的趋同 辕愿园
五摇大左翼合作 辕愿源

对话五 :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对话

高摇放摇华摇翊

一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 辕愿怨

目录

二摇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优越性 辕愿圆
三摇阶级及其划分标准问题 辕愿远
四摇西方各派的新阶级论 辕愿愿
五摇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阶级 辕员园员
六摇中间阶级的扩大与资产阶级的分层 辕员园缘

对话六:关于新产业革命与劳动关系的对话

李摇琮摇吴国庆摇房摇宁等

一摇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 辕员园怨
二摇劳动关系面临深刻变革 辕员员圆
三摇劳动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辕员员远
四摇探索新的劳动方式 辕员圆猿
五摇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辕员圆缘

对话七:关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对话

杨雪冬摇王摇列

一摇全球化的总体进程 辕员猿圆
二摇全球化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 辕员猿缘
三摇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 辕员源圆
四摇全球化与中国 辕员源缘

对话八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话

李忠杰摇陈摇林

一摇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辑灵源
二摇把握激进与渐进的辩证法 辑灵缘
三摇实现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结合 辑灵园
四摇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辑灵缘
五摇重视改革的理论建设 辑灵怨

对话九 :关于社会主义与时代挑战的对话

黄宗良摇孔寒冰

一摇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 辑灵源
二摇社会主义实践的缺憾 辑灵范
三摇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 辑灵怨
四摇未被重视的时代转换 辑灵园
五摇两制关系上的误区 辑灵缘
六摇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辑灵怨

目录

SHIJIZHIGUANG

对话十 :关于转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话

殷叙彝摇张世鹏摇王学东摇陈摇林

一摇从概念的演变谈起 摇摇 3
二摇力量复兴还是理念回归 摇摇 11
三摇政治文化更新与纲领变革 摇摇 17
四摇改良主义的特性及其命运 摇摇 23

对话十一 :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对话

冯绍雷摇卿文辉摇范摇军

一摇全球化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摇摇 31
二摇“冷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及其态势 摇摇 37
三摇主权的让渡与回归 摇摇 43
四摇普世主义里的功利动机 摇摇 49
五摇制度变迁与民族性的激活 摇摇 5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话十二 :关于 圆园世纪中国发展道路历史反思的对话

陈摇林摇王建民摇王志连等

一摇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辕圆缘园
二摇社会主义选择与现代化 辕圆缘愿
三摇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 辕圆远源
四摇民主、民心、民智 辕圆苑园
五摇革命党与执政党 辕圆苑源

对话十三 :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对话

张光明摇赫尔穆特·彼得斯摇周尚文

一摇圆园世纪社会主义进程的总体评价 辕圆愿园
二摇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思考 辕圆愿猿
三摇社会民主主义在 圆园世纪所起的作用 辕圆愿怨
四摇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辕圆怨缘
五摇走上新世纪的社会主义 辕圆怨怨

目录

SHIJIZHIGUANG

对话十四：关于社会经济转轨国际比较的对话

金摇雁摇许摇名

一摇命令经济·现代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辑辑辑辑
二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 辑辑辑辑
三摇“休克疗法”与温和疗法 辑辑辑辑
四摇东欧私有化的类型比较 辑辑辑辑
五摇市场化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 辑辑辑辑

对话十五：关于国际格局变迁与社会主义的对话

王逸舟摇彭萍萍

一摇国际格局与意识形态 辑辑辑辑
二摇苏东剧变的全球影响 辑辑辑辑
三摇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辑辑辑辑
四摇新世纪的挑战与回应 辑辑辑辑

对话十六 :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

托马斯·迈尔摇郭业洲摇陈摇林

一摇从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谈起 辕辕源
二摇媒体社会与媒体政治 辕辕愿
三摇政党行为模式的变革 辕辕袁
四摇政党政治的困境与限度 辕辕怨

序

摇摇编写“世纪之光”丛书还是20世纪的事(2000年),写这篇序已是21世纪了。

20世纪发生了许多震撼历史的大事。可以举出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造成人类空前的浩劫。这笔账只能算在资本主义制度身上,已是铁铸的事实了。可以举出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为开端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产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21世纪将展现出一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还可以特别举出,2000年美国社会劳动结构第一次出现“白领”超“蓝领”,此后“蓝领”工人比例越来越少,到20世纪末已降至20%以下。这是一个被人忽视而其意义实在重大而深远的事实,它表明体力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第一次降至次要地位,从此脑力劳动者第一次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将成为人类更先进更美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这套丛书要讲的是另一件震撼历史的大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如果说19世纪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那么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则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和指

引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地奋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然而，到了 20世纪末，苏东剧变，一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崩溃，连共产主义的敌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要经过许多挫折、磨难，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当年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也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成功与复辟的曲折。共产主义运动有高潮，也有低潮，这也合乎规律，过去有过高潮，现在又跌入巨大的低潮。问题是在低潮面前，共产党人怎么办？有人叛变了，有人落荒了，历史总是嘲弄着那些在高潮中混入运动的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将“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重新战斗”。重要的是如何战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好两件事：（员）重新组织队伍，凝聚革命力量；（圆）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动力；一个全局的深刻的运动失败，一定是理论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凝聚真正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低潮。因此，理论创新是首要大事，也是至关紧迫的大事。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第一，“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决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并把它与当代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适合新世纪的新理论来。抛弃真理还能创什么新呢？

第二，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敢扬弃那些经历史检验已经证明是不正确或过时的观点和论断，创新从何而来？如果像教条主义那样，把老祖宗的话神化为句句是真理，当做不可逾越的雷池，自己不敢跨过去，也不让人超越，那就从根本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不仅不可能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必

将断送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理论创新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囿于传统的条条。惟一正确之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是最根本的事实,正确总结它是理论创新最好的源泉。要敢于正视共产党人用血、汗、泪换来的失败,引出教训方能化为新的正确的起点。要全面地掌握客观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抓一两个事实为己所用。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分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看清历史的总趋势,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像站在足够的高度才能看到长江之水浩荡东流,如果随便站在长江岸边,站在长江某一段,那么就可能得出长江向南,或向北,甚至向西流的荒谬结论来了。

第四,要放到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总结,来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孤立的在真空中的运动,而是始终并永远与人类社会发展休戚与共地融会在一起。这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一百多年还有许多震撼历史的事实。其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格外值得重视。不联系这些划时代的变革一起来研究,就共产主义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准确深刻。从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日,人类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时代。大体上说,第一个一百年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共运形成阶段,资本主义陷入重重危机,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斗争中前进,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第二个一百年是革命与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的战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等层出不穷。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导下不断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辉煌一时。辉煌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是珍贵的财富，但“福兮祸所倚”，也决不是没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第三个缘起年，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失败了，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就是财富，但也决不是没有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上升为新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例证。

第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理论创新当然主要地要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问题是党中央的理论从哪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中央领导脑子里固有的？当然都不是。除了来自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外，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全党的智慧”；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再号召大家创新，提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大历史性任务。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认真实行。须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然是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个共产党人不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民族兴亡，把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的历史使命担当起来，不贡献自己一份智慧和创造性，那么党中央如何“集全党的智慧”呢？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呢？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因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首要的责任就是遵循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发现、支持和组织那些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真心实意、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进行理论创新，否则就是失职。不敢面对理论创新的挑战，错失理论创新的机遇，必将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重大损失。

毋庸赘言，要理论创新是不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不下“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的功夫是不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是十分重大的课题。重大的课题往往总是敏感的课题，因为它必然触动各种人们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所以敏感，主要表现在右的和“左”的干扰。自称“自由派”的学者，往往借理论创新为名，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来代替在□□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而一些自封的“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视理论创新为大逆不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理论创新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警惕右，主要防‘左’。”

许明同志是一位勇于思考和创新的青年学者。我们原本不认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倾听了他的发言。他对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真诚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写作或主编丛书，我都非常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曾为他写了一首诗：

摇摇男儿不言愁，
摇摇忧民情未休；
摇摇但求报国事，
摇摇布衣亦风流。

现在，他主编的“世纪之光”丛书即将出版，约我写序，我有权利拒绝吗？抚今追昔，写了如上一些话，是为序。

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我坚信播下真理的种子，总是要发芽、开花、结果的。

刘摇摇吉

□□□□年□月□日于和平里五乐斋

自序 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

摇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对话集，是一篇思想性、学术性的主题对话。在这一系列的对话中，数十名专家学者站在探讨人类社会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冷静观察世界大势，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围绕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密切相关的若干前沿理论问题，进行着思想和灵魂的交流。

既然是关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对话，就应当到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中去发掘学术敏感点，追踪学术界的热点前沿问题。不过，热点很难保证是最热点，前沿也不可能是最前沿。否则，跟着最红火的热点和前沿跑，费老大的劲去编辑一些十万火急的稿子，等印出来却早成了过眼云烟。于是，我们提出了“后热点”和“次前沿”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经过电视、报纸和其他时效性更强的周刊、半月刊或月刊等媒体广泛关注之后，积淀下来的比较有普遍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一些爆热爆冷的信息快餐，被我们及时过滤掉了。

当然，仅有这样一种认识是不够的，能不能成功地确定研讨主题，还需要学术思想的敏感性、深刻性和预见性。有的问题貌似有很多人在关注，在讨论，热闹非凡，其实是个老问题或伪命题，真正

要去认真研究,要么无从谈起,要么谈来谈去也没什么意义;有的问题一时看不出它的价值所在,或者似乎已被媒体炒烂了,可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小荷初露;有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被学术界或舆论界认定为"死狗",好像没有打它的价值了,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许正是一块值得雕琢的璞玉。特别是一些动态性的问题,经过分析之后可能成为趋势性的问题,再经过一定的研究,它们或许就成了颇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主题对话一般是在两人间进行,也有几篇是三人、四人或多人对话。参加对话的有年逾古稀的老专家,也有锋头正健的中年学者和崭露出头的年轻人;有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同行专家,也有其他专业领域学有所长的志趣相投者。总之,对话的形式比较灵活,内容是对某一主题所要涉及的相关问题、主要观点、研究现状进行概述。但这种概述决不是一个内容提要或导读,它不求面面俱到,更不想四平八稳,而是详处事无巨细,略处一笔带过,深邃处探赜索隐,浅显处一通大白话。诙谐,调侃,鞭辟入里;严肃,认真,轻松的行文承载着思想的凝重。因此,对话并不仅仅是一个概述,同时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处处闪烁思想火花的文论。或者说,与其当它是主题的概述,毋宁把它看做是主题的引子。

对话是学术性的,但不是学究性的。它不以考据取胜,而以观点引人。每一篇对话都没有注释,有些观点提出来之后并没有充分论证,还有的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结论。这一点颇有些像近年来挺时髦的交互式网上论坛,要求信息的提供者和索取者共同参与,共同把论题引向深入。我们的主题对话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引子,它针对所要讨论的主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分析了一些走势,探讨了一些研究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启发读者的思路,希望读者从各个方面思考这个主题,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使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可以说,每一篇对话都没有定论,都只是一家之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话者可以口若悬河,信口胡诌。毕竟,对话的主题

是重大的,不需要学院式的逻辑思辨,但必须反映现实世界的深刻矛盾;对话的参与者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他们不搞文牍主义,不求理论系统,但必须时时处处反映出真知与灼见。

记得当初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时,我们从 20世纪90年代第一期起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十分自豪地宣称: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剩下的问题乃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事实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有很多地方的确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我想科学应当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科学应当是不断创新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科学应当是探讨的,而不是"钦定"的;科学应当是从事实出发的,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

"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们重新提出这句口号,一方面是针对现实中还存在不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的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从事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巫师那样呼风唤雨,也不能如圣贤般先知先觉,它只能是无所畏惧地探索和小心翼翼地求证。正如英国学者威廉·丹皮尔给他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所写的序诗:

摇摇最初,人们尝试用魔咒
摇摇来使大地丰产,
摇摇来使家禽牲畜不受摧残,
摇摇来使幼小者降生时平平安安。

摇摇接着,他们又祈求反复无常的天神,
摇摇不要降下大火与洪水的灾难;
摇摇他们的烟火缭绕的祭品,

摇摇在鲜血染红的祭坛上焚燃。

摇摇后来又有大胆的哲人和圣贤，
摇摇制订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
摇摇想用思维或神圣的书卷
摇摇来证明大自然应该如此这般。

摇摇但是大自然在微笑——史芬克斯式的笑脸。
摇摇注视着好景不常的哲人和圣贤，
摇摇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摇摇他们的方案就烟消云散。

摇摇接着就来了一批热心人，地位比较卑贱，
摇摇他们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方案，
摇摇满足于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摇摇只是观察、幻想和检验。

摇摇从此，在混沌一团中，
摇摇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
摇摇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
摇摇服从大自然，又能控制大自然。

这种“观察、幻想和检验”的科学家精神，是不是也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社会主义研究中提倡呢？恩格斯说得好，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作为科学来研究的社会主义，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呢？由于我们确定了结合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结合历史研究现实，结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